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卷九十

宋 蘇軾 撰

行狀二首

司馬温公行狀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温國太夫人祖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温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温國公母聶氏贈温國

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號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

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辭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僉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僉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龎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

奇之及是為樞密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勲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歷改集賢校理罷籍為鄆州從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為盡力時趙元昊

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敵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為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籍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敵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虞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官兵郭恩

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為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為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

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為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為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

王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為幷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

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為幷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

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祭公從容謂洙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

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其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

為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禮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充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兖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

入問起居狀毋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為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為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皇后故使瑋尚主令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

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
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
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
經畧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
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
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讙譁而逐
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
澤加於舊軍人罯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堦級於用

法疑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册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别嫌明微妃

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愼夫人坐正為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毁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曽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勲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

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為後元帝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

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為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偽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為功則宿衛將帥内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壊大策離間百端頼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萛面交

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為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歷間籍陝西民為鄉弓手已而刺為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彊者為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

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為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為之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凖先朝封贈

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以公手藁為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訩訩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畧吏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

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外國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邊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

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閤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

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候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己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

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内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内侍省押班令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為盡罷寄資内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

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為閤門祗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廝役為之英宗山陵公為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

欲以横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邉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将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将突據邉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将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

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為二若謀為所因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

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悦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為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

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衮辭賜饌時議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禄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衮辭禄猶賢於持禄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

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

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為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上約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奬諭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

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日後當如是
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宰
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
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
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
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
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
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

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

法為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

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徙坐戶内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訩訩何也王珪曰臣疎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虚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

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

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令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

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詞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

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賔客輙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茍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邉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

少為奇兵調民為乾糧麨飯雖内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麨飯昔嘗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之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絶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熈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

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邉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呉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澁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畧如六事加詳盡感慨親書緘封置卧内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宫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

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
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
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
不知明主憂懃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
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牓朝堂而
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
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
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

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勅中外

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塲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畧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沖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

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争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見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争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

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宫市五坊小兒暴横鹽鐵使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恱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

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陜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户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

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為一

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畧以和戎為便用兵為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彦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隷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

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為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将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内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糴法以歲上中下熟為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糴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虚己以聽公公知

無不為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三日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

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陜郊陜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

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没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經二卷集注太玄經

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

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叙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頴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務郎公歴事四朝皆為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摘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

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為詳故錄其大者為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謹狀

蘇廷評行狀

公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闕城人也曾祖諱釿祖諱祐父諱杲三世不仕皆有隱德自皇考行義好施始有聞於鄉里至公而益著然皆自以為不及其父祖矣皇祖生於唐末而卒於周顯德是時王氏孟氏相繼王蜀皇祖終不肯仕嘗以事遊成都有道士見之屏語曰少年有純德非我莫知子我能以藥變化百物世方亂可以此自全因以麪為蠟皇祖笑曰吾不願學也道士曰吾行天下未嘗以此語人自以為至矣子

又不能學其過我遠甚遂去不復見公幼疎達不羈讀
書略知其大義即棄去謙而好施急於患難甚於為己
衣食稍有餘輙費用或以予人立盡以此窮困厄於飢
寒者數矣然終不悔旋復有餘則曰吾固知此不能果
困人也益不復愛惜凶年鬻其田以濟飢者既豐人將
償之公曰吾固自有以鬻之非爾故也人不問知與不
知徑與歡笑造極輸發府藏小人或欺侮之公卒不懲
人亦莫能測也李順反攻圍眉州公年二十有二日操

兵乘城會皇考病没而賊圍愈急居人相視涕泣無復
生意而公獨治喪執禮盡哀如平日太夫人憂甚公強
施施解之曰朝廷終不棄蜀賊行破矣慶厯中始有詔
州郡立學士驩言朝廷且以此取人爭願效職學中公
笑曰此好事卿相以為美觀耳戒子孫無與人爭入學
郡吏素暴苛緣是大擾公作詩幷譏之以子渙登朝授
大理評事慶厯七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
五以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

之側累贈職方員外郎娶史氏夫人先公十五年而卒
追封蓬萊縣太君生三子長曰澹不仕亦先公卒次曰
渙以進士得官所至有美稱及去人常思之或以比漢
循吏終於都官郎中利州路提點刑獄季則軾之先人
諱洵終於霸州文安縣主簿渙嘗為閬州公往視其規
畫措置良善為留數日見其父老賢士大夫閬人亦喜
之晚好為詩能自道敏捷立成不求甚工有所欲言一
發於詩比没得數千首女二人長適杜垂裕幼適石揚

言孫七人位份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聞之自五代崩亂蜀之學者衰少又皆懷慕親戚鄉黨不肯出仕公始命其子涣就學所以勸導成就者無所不至及涣以進士得官西歸父老縱觀以為榮教其子孫者皆法蘇氏自是眉之學者日益至千餘人然軾之先人少時獨不學已壯猶不知書公未嘗問或以為言公不答久之曰吾兒當憂其不學邪既而果自憤發力學卒顯於世公之精識遠量施於家聞於鄉閭者如此使少獲從事於世

者其功名豈少哉不幸汨没老死無聞於時然古之賢人君子亦有無功名而傳者特以世有知之者耳公之無傳非獨其僻遠自放終身亦其子孫不以告人之過也故條錄其始終行事大畧以告當世之君子謹狀

東坡全集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九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王宮

東坡全集卷九十二

宋 蘇軾 撰

祭文四十一首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

于無所仰𢘆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遺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禄而天莫

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兹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尚饗

祭魏國韓令公文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

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于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惸怙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嗷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遼是卹嗚呼

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禄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没于東京公為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實哀斯人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柳子玉文

猗歟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炳蔚文囿獨以詩鳴天錫雄咮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嘹然一吟衆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到寧驟孰云坎軻白髮垂脰才高絶俗性踈來詬謫居窮山遂侶猩狖夜衾不絮朝甑絶餾慨然懷歸投棄纓綬潛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芬莫齅凡世所欲有避無就謂當乘除併畀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

塘悳然我覩相從半歲日飲醇酎朝遊南屏莫宿靈鷲雪窓飢坐清闋間奏沙河夜歸霜月如晝綸巾鶴氅笑呉婦㑹合之難如次組繡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媾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頎然二孫則謂我舅念子永歸涕如懸霤歌此奠詩一樽往侑尚饗

祭單君貺文

嗚呼維君篤孝自天展如閔子人莫間言内齊于家外

敏於官民謂父兄吏莫容姦信于朋友人得其驩博學工詩數術精研人涉其一君有其全壽考富貴人誰不然君獨何辜所向奇偏志不一遂悵莫歸怨念我孤甥生逢百艱既嬪于君謂永百年云何不弔銜痛重泉何以慰君千里一樽人生如夢何促何延戹窮何陋宦達何妍命也奈何追配牛顏嗚呼哀哉尚饗

祭胡執中郎中文

胡君執中之靈君少在蜀從先府君凡蜀之士事賢友

仁我之知君固不待見從事於岐始識君面相從之歡傾蓋百年見其孺子駒駿雛鵷非罪失官君則先去我徂華州見君逆旅淫雨彌旬道淖没車他人為泣君樂有餘其後七年君掾計省雖獲一笑歡不逾頃又復七年我守北徐君從其子徐獄是書雛騫而翔駒亦千里惟我與君兖其老矣老人無徒相見益親凡昔在岐令存幾人謂君仁人雖疾當壽云何而然命也難究嗚呼執中人誰不死如君之賢不云止此百鍊之剛日膾千

牛匣而不用非我之羞孺子肖君世有令問送君一觴永歸無恨尚饗

祭任鈐轄文

嗟君結髪從事於兵四十餘年公侯干城更嘗世故練達物情佐我治軍既嚴且平吏士肅然時靡有爭汴泗横流郛堞圮傾風埃霧露奔走經營輿疾而歸猶莫敢寧奄忽不救聞者歎驚子孫如林布褐藜羮生知其勤死知其清酹觴告訣與涕俱零尚饗

祭歐陽仲純父文

仲純父之靈曰嗚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孫千億與宋無極人惟曰不足仲純父之賢壽考百年一歲九遷人惟曰當然奈何官止於一命壽不登四十誰其尸之百不償一嗚呼哀哉此不足云也仲純父之生也不以進退得喪有望於人豈其死也乃以死生壽夭有責於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稱其門而不知其志氣之豪健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於

殺身以成仁則夫造物者之挾其死生之權也豈能病君也哉雖然往者見君於潁水之上去歲君來見我於國門之東攜被夜語達旦不窮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教我以保身遠禍者凜乎其有似於文忠今也奄兮忽焉而不復見也能不長號而屢慟乎道之難行蓋難其人豈無其人利害易之如仲純父不畏不慕獨立不懼則死及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君錫丈人文

公之皇祖孝著閭里迨兹百年世濟其美少相弟長老相慈誨肅雍無間施及娣姒頎然四人厥德罔二軾始婚媾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夭閼莫遂惟公幼女嗣執罍篚恩厚義重宜有以報云何不淑契闊生死斂不拊棺葬不親䃭豈不懷歸眷此徽仕緘詞望哭以致奠醊惟此哀誠一念千里尚饗

祭文與可文

從表弟蘇軾致祭于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

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填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䟽之耶嗚呼哀哉孰能惇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寛而明乎孰能為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

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訃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夢
相從而驚覺潸茵蓆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
必至惟有文為不朽與有子為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
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
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
云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刁景純墓文

嗟我少君四十二歲君不我少謂我昆弟今我已老鬢

鬚蒼然君之永歸不為無年我獨何憾過期而哭人之云亡哀此風俗涉江而東宛其山川顧瞻萬松蔚乎蒼芊尚想松下幅巾杖屨迎我於門抵掌笑語豈其忽焉斂兹一墳俛仰空山草木再春平生故人幾半天下紛然日中掉臂莫夜我非至人心有往來斗酒隻雞聊寫我哀尚饗

祭張子野文

子野郎中張丈之靈曰仕而忘歸人所共蔽有志不果

日月其逝惟余子野歸及强銳優遊故鄉若復一世遇人坦率真古愷悌厖然老成又敏且藝淸詩絕俗甚典而麗搜研物情刮發幽翳微詞宛轉蓋詩之裔坐此而窮鹽米不繼𢢊歌自得有酒輒詣我官于杭始獲擁篲歡欣忘年脫畧苛細送我北歸屈指默計死生一訣流涕挽袂我來故國實五周歲不我少須一病遽蛻堂有遺像室無留嬖人亡琴廢帳空鶴淚酹觴再拜淚溢兩皆尚饗

祭陳令舉文

嗚呼哀哉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能葢已兼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舉又輔之以令名使取重於天下者若將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之慨然将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将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奮而不顧以至於斥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哀哉天之所付為偶然而無意耶将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

輔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既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令舉之賢何爲而不立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棄必有驚世而絶類者矣予與令舉别二年而令舉没既没三年而予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任師中文

年月日眉陽陳慥蘇軾揵爲王齊愈弟齊萬黄州進士潘丙古耕道致祭于故瀘州太守任大夫師中之靈曰

允義大夫維蜀之珍詩之老成易之丈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庶一見之遽沒元身惟憷與軾匪友則親自丙以降昔惟州民旅哭于庭惻焉酸辛禍福之來孰知其因自壽自夭自屈自信天莫為之矧凡鬼神生榮死哀自昔所難持此令名歸於九原尚饗

祭堂兄子正文

弟軾謹以家饌昭告于故子正中舍大兄之靈昔我先伯父內行飾修閭里之師不剛不柔允武且文喜愠莫

窺歴官十一民到于今涕泣懐思遇其所立仁者之勇

雷霆不移篤生我兄和優而毅甚似不衰與人之周肅

雍謹潔喜見於眉人各有心酸鹹異嗜丹素相訾㩳㩳

我兄尊賢容衆無適不宜天若不僭富貴壽考捨兄畀

誰云何不淑而止於是命也可疑我遷於南老與病會

歸耕無期斂不撫棺葬不執紼永恨何追寤寐東山兩

塋相望拱木參差諸父父子平生之好相從歳時兄死

而同我生而異斯言孔悲千里一樽兄實臨我尚饗勿

辭嗚呼哀哉尚饗

黄州再祭文與可文

從表弟蘇軾昭告於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兄之靈嗚呼哀哉我官於岐實始識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别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爲膏以自濯薰藝學之多蔚如秋蕡脫口成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筆硯爲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芬昔藝我黍今熟其饋啜漓歌呼

得淳而醺天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皇獨違坼紛俯仰三州眷戀桑枌仁施草木信及麑麛昂然來歸獨立無羣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蒿焄君没談笑大鈞徒勤喪之西歸我寓江濆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安於墳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君猷文

徐公君猷之靈惟公早厭綺紈富以三冬之學晚分符

竹譪然兩郡之聲家世名臣始終循吏追繼襄陽之耆舊綽有建安之風流無鬼高談常傾滿坐有功陰德何止一人軱以惷愚自貽放逐妻孥之所竊笑親友幾於絶交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中流獲濟實賴一壺之千金曾報德之未皇已興哀於永訣平生髣髴尚陳中聖之觴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劒拊棺一慟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君式文

故致政大夫君式之靈猗歟大夫匪直也人矯然不隨
以屈莫信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耕以娛其親親
亡泣血幾以喪明免喪復仕哀哉為貧從政于黃急吏
緩民食黃之黴飲其水泉我以重罪竄于江濵親舊擯
疎我亦自憎君獨顧交日造我門我不自愛恐子垢紛
君笑絶纓陋哉斯言憂患之至期與子均示我數詩蕭
然絶塵去黃而歸即安丘園澹然無求抱潔沒身猗歟
大夫有死有生如影之隨如環之循富貴貧賤忽如浮

雲孰皆有子如二子賢千里一觴侑以斯文尚饗

祭蔡景繁文

嗚呼哀哉子之為人清厲孤峻經以仁義緯以忠信才兼百夫斂以静順子之事君悃款傾盡挺然不倚視退如進持其本心不負堯舜子之從政果藝清慎緩民急吏不肅而震紛紜滿前理解迎刃子之為文秀整明潤工於造語聦就餘餕詩尤所長鏘然玉振壽以配德天亦何吝有如子賢五十而盡我遷於黄衆所遠擯惟子

之故不我籍轔軌云此來乃拊其櫬萬生擾擾寄此一瞬富貴無能俯仰埃盡子有賢子汗血之駿幼亦頎然頴發齠齔天哀子窮以是餽贐我困於旅愧莫子賑歌此奠詩以和虞殯嗚呼哀哉

祭歐陽伯和父文

嗚呼哀哉文忠之子譬之孔門則其高弟其材不同而皆有得公之一體惟伯和父得公之學甚敏且藝罔羅幽荒揥摭遺逸馳騁百世有求則應取之左右不擇鉅

細如漢伯喈如晉茂先餘子莫繼公薨一紀門人凋喪我老又廢退而講論放失舊聞日月其逝欲操簡牘從伯和父解發疑蔽今其亡矣誰助我者投筆掩袂斯文日化躡風系景安所止戾子獨確然求之度數斷以凡例抱其孤學將以安適鑿不謀枘歸從文忠與仲純父孰曰非計而我何為寓詞千里繼以泣涕嗚呼哀哉

祭石幼安文

嗟我去蜀十有八年夢還故鄉親愛滿前覺而無有淚

下迸泉竄流江湖隻影自憐聞人蜀音回首粲然矧如夫子又戚且賢憂樂同之義不我捐我行過宿子病已纏顧我而笑自謂少痊念子仁人壽骨隱顴攜手同歸相視華顛孰云此來拊膺號天同驅並馳俯仰而遷行即此路皇分後先哀哉若人令德世傳才子文孫森然比肩天不吾欺後將蟬聯永歸無憾舉我一遵嗚呼哀哉

祭司馬君實文

左僕射贈太師温公之靈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時與人鮮偶常竒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惟天我知厚陵之初先事而親帝欲得民一尊無私母子之間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著龜專談仁義輔以書詩枉尺直尋願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姿我若言利非天誰欺退居於洛四海是儀化及豚魚名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為公亦何為視民所宜有莠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

師老民疲和戎上策决用無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譬如農夫既闢既菑扙種未粒矧穫而炊賔客滿門公以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為雨泣路人埀涕畫像于家飲食必祠矧我衆僚左右疇咨共載一舟喪其楫維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歌此奠章以侑一巵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宜甫文

故比部郎中贈光禄大夫王公宜甫親家翁之靈嗚呼

宜父篤厚寛中德世其家而位莫充非不能充知有天命直己而行不充何病三公之子所乏非財風雨散之如振浮埃百年夢幻其究何獲不與偕亡令名令德公雖耆舊我尚同時不識其人想見其姿婚姻之好義貫黄壤有愧古人不祖其往往謂趙人子孫其昌蒔其墓檟我言不忘嗚呼哀哉

祭范蜀公文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

世悉為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
導日而昇爍焉長庚死生契闊公獨壽考天實耆之以
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略行無遺維樂
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公往則暝凡百君子願公無
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
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
達不齊歡則無間豈以閭里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
在陳宵夢告行晨起訃聞先友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

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豈其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

祭黄幾道文

幾道大夫年凡之靈嗚呼幾道孝友烝烝人無間言如閔與曾天若成之付以百能超然驥德風鶱雲騰入為御史以直自繩身為玉雪不汙青蠅出按百城不緩不絙姦民情吏實畏靡憎帝亦知之因事屢稱謀之左右有問莫應君聞不悛與道降升吾豈羽毛為人所鷹把默以老終然不矜環堵蕭然大布疎繒妻子脫粟玉食

友朋我還淮南秋穀五登坐閱百吏雖刀相仍有斐君子傳車是乘穆如春風解此陰凌尚有典刑紫髯垂膺魯無君子斯人安承納幣請昏義均股肱別我而東衣袂僅勝一卧永已我將安憑壽夭在天雖聖莫增君趙䰟老老於薛滕天亦愧之其世必興舉我一觴歸安丘陵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

懼日登師門既友諸子入拜夫人望之愀然有穆其言簡肅之肅文忠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存何以嗣之使世不忘諸子惟追好學而剛夫人實使兄弟吾孫徼福文忠及我先君出守東南往違其顏病不能見卒以訃聞自斂及葬餽奠莫親匪愧於今有覥昔人寓詞千里侑此一樽尚饗

祭大覺禪師文

維年月日具位蘇軾謹以香茶蔬果致奠故大覺禪師

器之之靈於穆仁祖威神在天山陵之成二十九年當時遺老存者幾人矧如禪師方外之臣頌詩往來月璧星珠昭回之光下燭海隅昔本無生今亦無滅人懷昭陵涕泗哽噎我在壯歲屢親法筵餽奠示别豈免悽然尚饗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潁州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於故太師兖國文忠公安康

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齠齔以學為嬉童子何知謂公
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為拊
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
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
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
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
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
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

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
失聲白髮蒼顔復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
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於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尚饗

祭張文定公文三首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八月壬戌門生
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
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

於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之靈嗚呼道大如天見存乎人小智自私莫識其真公生而悟得其全淳久乃妙物凜然凝神初如龍鳳不可擾馴游于帝郊尚以其仁可望可見而不可親師心而行自屈自信八十五年以沒元身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褐懷寶陸沈戢岷公曰惜哉王國之珍此太史公筆回千鈞獨置一榻不延餘賓時我兄弟尚未冠紳得交於公先子是因我晚聞道困於垢塵每從公談棄故服新頃獨怪公倒廩傾囷

盡發其秘有懷畢陳曰再見子恐無復辰出戶遲遲默焉銜辛穆穆昭陵二三元臣惟公終始高節邁倫一慟永已山摧川堙公視富貴如賤與貧公視生死如夕與晨老不惰媮疾不嚬呻有化非亡有隱非淪我獨何爲涕流於巾嗚呼哀哉尚饗

軾於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偉歟我公實浮於聲知公者天寧侯此銘令公永歸我留淮海寓辭千里濡袂有淮尚饗

我游門下三十八年如俯仰中十五年間六過南都而五見公升堂入室問道學禮靡求不供有契於心如水傾海如橐鼓風風水之合豈特無異將初無同孰云此來慟哭不聞高堂莫空斂不拊棺葬不執紼我愧于胸公知我深我豈不知公之所從生不求人沒不求天自與天通天不吾欺壽考之餘報施亦豐一子四孫鸞鵠在庭以華其終自我先子逮今三世為好無窮以我此心與此一觴達于幽宮尚饗

祭龍井辯才文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宫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西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維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浄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呉尚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璉嵩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欷歔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弔井龍我去杭時白叟黄童要

我復來已許于中山無此老去将安從噫嘐嘐子往奠必躬豈無他人莫寫我胷

祭亡妻同安郡君文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位蘇軾謹以家饌酒果致奠于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靈嗚呼昔通義君沒不待年嗣為兄弟莫如君賢婦職既修母儀甚敦三子如一愛出于天我從南行菽水欣然湯沐兩郡喜不見顏我曰歸哉行返丘園曾

不少須稟我而先孰迎我門孰餽我田已矣奈何淚盡目乾旅殯國門我實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韓忠獻公文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初一日乙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魏國忠獻公之靈嗚呼

我生雖晚尚及昔人堂堂魏公河嶽之神四十餘年其德日新鐘鼎有盡竹帛莫陳惟其大節蔽以一言忠以事君允也上臣我與弟轍來自峨岷公罔羅之若獲鳳麟契闊艱難手書見存勿以大匠笑彼汗顔援手拯溺期我於仁豈知無用既老益頑意廣才疎將歸丘園上未忍棄畀之中山公治此邦没食其民我獨何幸敬踐後塵公惟人傑而不自賢堂名閲古以古律身況我小生罕見寡聞敢不師公治民與軍雖無以報不辱其門

尚饗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文 定州

因山告成同軌畢至玉衣永閟風馭莫追萬國山河尚憑於坤載四方老穉遽失於母慈欲強名言難形德化積此九年之澤輔成百世之安乃眷中山控臨朔野華戎異服涕慕同聲目斷東朝永絶簾帷之望神馳西洛想聞笳鼓之音臣等各守邊垂莫親饋奠徒因僚吏以致攀號尚饗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三月壬申朔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軍州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近故長安縣太君楊氏之靈嗚呼士盛慶歷如漢武宣用兵西方故西多賢惟時滕公實顯於西文武殿邦尹范是齊功名不終有命有義我時童子知為公喟四十餘年墓木十圍乃識其子傾葢不疑忠厚且文前人是似秉心平反慈訓則爾仰止德人如

罔如陵升堂而拜我愧未能豈其微疾一慟永已胡不百年以慰其子壽禄在天考終非亡鵲巢之應子孫其昌尚饗

惠州祭枯骨文

爾等暴骨於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傷殘螻蟻穿穴但為蘩冢罕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或解脱而無戀超生

人天

祭亡妹德化縣君文

嗚呼宫傅之孫十有六人契闊死生四人僅存維我令妹慈孝温文事姑如母敬夫如賔玉立二甥實華我門一秀不實何辜于神謂當百年觀此騰振云何俯仰一嚬再呻救藥靡及奄為空雲萬里海涯百日訃聞拊棺何在夢淚濡茵長號北風寓此一樽

祭柳仲遠文二首

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艱親朋幾人日化日遷逝者如風訃來逾年一慟海徼摧胷破肝痛我令妹天獨與賢德如召南壽甫見孫矧我仲遠孝友恭温天若成之從致有聞富以學術又昌以言久而不試理豈其然崎嶇有求凡以為親雖不負米實勞且勤知止於此不如歸閒哀我孤甥孝如閔顔銜痛遠訴誰撫誰存逝者已矣存者何究慎勿致毀以全汝門以慰我仲遠永歸之竁嗚呼哀哉尚饗

我厄於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亾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婦連壁云何兩逝不憖遺一我歸自南宿草再易哭墮其目泉壤咫尺閡也有立氣貫金石我窮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側可置萬室天定勝人此語其必尚饗

祭吳子野文

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默自求闔門垂幃兀爾坐忘有似子徽或似壺子杜氣發機徧交公卿靡所求希志人

綏已忘其渴飢道路為家惟義是歸卒老於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弊衣有疾不藥但卻甘肥問以後事一笑而麾飄然脱去雲散露晞我獨何為感歎歔欷一酹告訣逝舟東飛尚饗

徐州祭枯骨文

嗟爾亡者昔惟何人兵耶氓耶誰其子孫雖不可知孰非吾民暴骨纍纍見之酸辛為卜廣宅陶穴寬温相從歸安各反其真尚饗

哀詞六首

李仲蒙哀詞

河南李君仲蒙以司封郎直史館為記室岐王府熈寧二年七月丙戌終於京師家貧喪不時舉其僚相與賻之既斂而歸十月丙申葬於緱氏柏峄山西其孤顥使來告軾曰嗚呼吾先友人也哭之其可無詞昔吾先君始仕於太常君以博士朝夕往來相好先君於人少所與獨稱君為長者君為人敦朴愷悌學博而通長於毛

氏詩司馬氏史善與人交雖見犯不報嘗有與君爲姻者無故决去聞者爲之不平君恬不以爲意先君以是稱其難始舉進士甲科爲亳潤邠三郡職官後爲應天府録曹勤力趨事長吏有不喜者欲以事困之而不能既爲博士議禮據正不屈晚入政府以經術輔導篤實不阿其言多驗於後君諱育其先河内人自高祖徙於緱氏没時年五十辭曰中心樂易氣淑均兮内外絶一言可信兮無怨無惡善友人兮學詩達禮敏而文兮翱

翔王藩仕弗振兮宜壽黄耇隕中身兮兩不一獲歸怨
神兮我懐先君涕酸辛兮顧嗟衆人誕失真兮矯矯熒
熒自貴珍兮欺世幻俗内弗安兮久而不堪厭則遁兮
惑者冰解明者哂兮嗟卒不悟惟彼賢兮渾朴簡易棄
弗申兮往者不還我思君兮

錢君倚哀詞

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将此焉
止息豈其土之不足食兮将其人之難偶非有食無人

之為病兮吾何適而不可獨裴回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瞭然而清頎然而瘦亮直多聞兮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兮佩芝蘭而服明月載而之世之人兮世捍堅而不答雖不答其何喪兮超方揚而自得吾將觀子之進退以自卜兮相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則升空堂而挹遺像兮弔凝塵於几席茍律我者之信亡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徬徨而無徒兮悼捨此而奚嚮豈存者之舉無其人兮

遼遼如晨星之相望吾比年而三哭兮堂堂皆國之英茍處世之恃友兮幾如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嘆兮吾不濟其有命

傷春詞并序

去歲十二月虞部郎吕君文甫喪其妻安氏二月以書遺余曰安氏甚美而有賢行念之不忘思有以為不朽之託者願求一言以弔之余悲其意乃為作傷春詞云

佳人與歲皆逝兮歲既復而不返付新春於居者兮獨

安適而愈遠晝昏昏其如醉兮夜耿耿而不眠居兀兀不自覺兮紛過前之物變雪霜盡而鳥鳴兮陂塘泫其流暖步荒園而訪遺跡兮翳百草之生滿風泛泛而微度兮日遲遲而愈妍眇飛絮之無窮兮爛夭桃之欲然燕嘵嘵而稚嬌兮鳩轂轂其老怨蝶羣飛而相值兮蜂抱藥而更讙善萬物之得時兮痛伊人之罹此寃衆族出而侶游兮獨向壁而永歎淚熒熒而棲睫兮花搖月而增眩晝出門而不敢歸兮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

欲語兮嗟猶意其今存役魂䰟於宵夢兮追髣髴而無緣訪臨邛之道士兮從稠桑之老人縱可得而復見兮恐荒忽而非真求余文以寫哀兮余亦愴恨而不能言夫既其身之不顧兮尚安用於斯文

蘇世美哀詞

有美一人長而髯兮厭歌歷落進趨襜兮達於從政敏而廉兮如求與由藝果兼兮魁然丈夫色悍嚴兮奮須抵几走羣纖兮聞名見像已癘痁兮敬事友生小心謙

兮誨養貧弱語和甘兮剛柔適中畏愛僉兮孤直無依衆枉嫌兮何辜于神壽復殲兮死無僭石突不黔兮孰爲故人孰視怗兮我竄于黄歲將淹兮於後八年夢復覘兮曰吾子鈞甘虀鹽兮冬月負薪衣不縑兮覺而長吁涕流沾兮求言告鈞守窮潛兮苦心危腸自磨礲兮天不吾欺有速淹兮豈若人子老閭閻兮生歡死忘我言砭兮

王大年哀詞

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軍居相隣日相從也時太守陳公弼馭下嚴甚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視君獨偘偘自若未嘗降色詞公弼亦敬焉予始異之問於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寧軍節度使諱全斌之曾孫而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諱凱之子也少時從父討賊甘陵搏戰城下所部斬七十餘級手射殺二人而奏功不賞或勸君自言君笑曰吾為君父戰豈為賞哉予聞而賢之始與論交君博學精練書無所

不通尤喜予文每爲出一篇輒拊掌歡然終日予始未知佛法君爲言大畧皆推見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予尤喜佛書蓋自君發之其後君爲將日有聞乞自試於邉而韓魏公文潞公皆以爲可用先帝方欲盡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讜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予游予既悲君之不遇而喜其有子於其葬也作相挽之詩以餞之其詞曰

君之爲將允武且仁甚似其父而輔以文君之爲士涵

詠書詩議論慨然其子似之奔走四方豪傑是友沒而無聞朋友之咎驥墮地走虎生而斑視其父子以考我言

鍾子翼哀詞并引

軾年始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虔有隱君子鍾君與其弟槩從吾遊同登馬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嘗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為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

十有五年軾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迹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沒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棐字子翼博學篤行為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沒儂智高叛嶺南聲揺江西虔守曹觀欲籍民財為戰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君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為左右手況吾民乎不幸而至

於急則官與民為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為觀悟而止虔人以安其詞曰

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致兩確高深相臨悍堅相排洶獄獄是故其民勇而尚氣巧讋齗而其君子抗志礪節敏於學矯矯鍾君泳于德淵自濯濯貧不怨天困不求人老愈慭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剥吾先君子南游萬里道阻邈如金未鎔木未繩墨玉未琢君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子不飲我醪甚甘醲此濁覺觀江山扣

歷泉石步犖确先君北歸君老于虔望南朔我來易世
池臺既平墓木握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數我亦白
首感傷薰心隕涕渥是身虛空俯仰變滅過電雹何以
寓哀追頌德人詔後覺

東坡全集卷九十一